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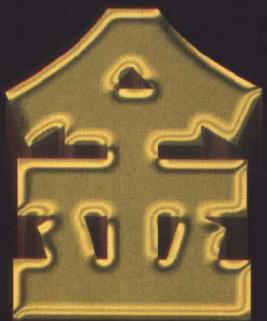
夜话

金山



金山著
黄河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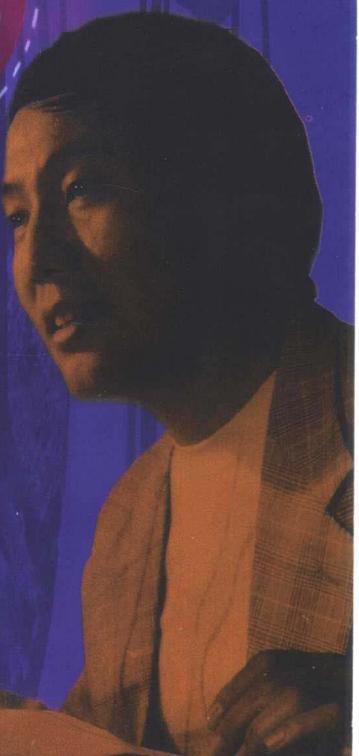
100524



夜话

金山 / 著

黄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山夜话 / 金山著 . - 济南 : 黄河出版社 , 2000. 2

ISBN 7 - 80152 - 172 - 2

I. 金… II. 金… III. 新闻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1938 号

责任编辑 李承民 孙海燕
装帧设计 张宪峰

书名 金山夜话
著者 金山
出版 黄河出版社
发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
印刷 章丘市印刷厂
规格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69 千字
版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书号 ISBN 7 - 80152 - 172 - 2/I · 047
定价 12.00 元



张学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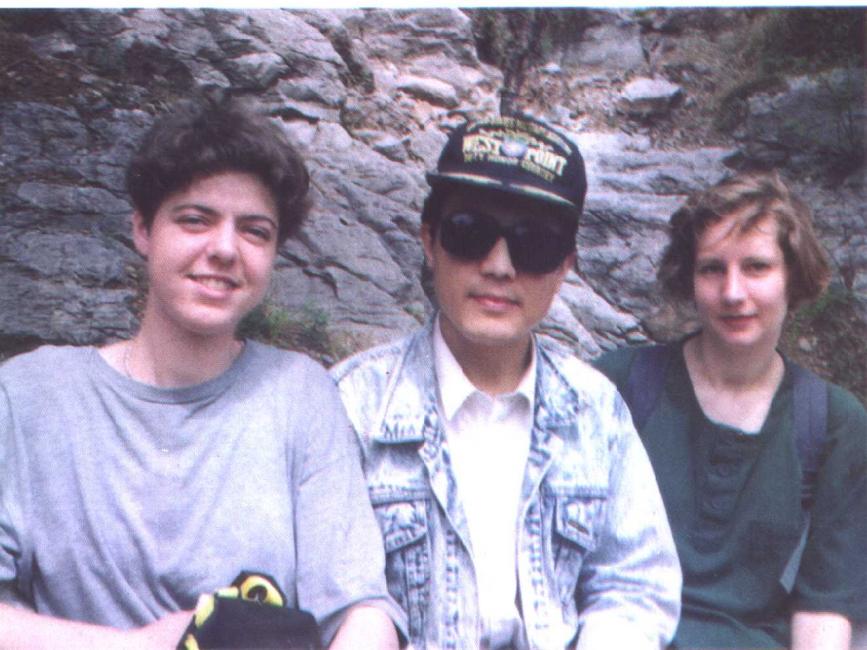


仅将此书献给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

月色融融映舜耕，
清泉石上碧草青。
古今中外天下事，
金山尽在笑谈中。



“往哪儿签啊！”



老外也听《金山夜话》。

夜阑卧听风雨声

孙 强

1999年4月，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在省城济南率先推出了晚间谈话节目《金山夜话》。一时间泉城街谈巷议，各个层次的听众一致认为这个节目办得不错。我听到这样的评价当然十分高兴，并由此更为关注这个节目，关注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金山。

如今，五年过去了，金山同志精选主持节目时与听众的问答编撰成书，并邀我为其作序。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想来想去，感慨颇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广播电视作为一种产业，首先要经营节目，而名牌节目如同名牌产品，是经营者首先要抓的。要想在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没有名牌是不行的，而一个真正被受众认可的好的“品牌”，恰恰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体。《金山夜话》可以证明这一点。

——主持人就是节目。谈话类节目如果没有一个优秀的主持人，那是难以支撑的。然而，主持人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能力，他或她是新闻实践和集体创作的产物，台前与幕后是息息相关的。

——好的节目常盛不衰，其中必然包含着节目组特别是主持人坚忍不拔的努力，包含着每个同志特别是主持人持之以恒的学习与实践，包含着广大受众的热情关心与支持。

金山同志这本书的内容，多是其在主持节目接听热线时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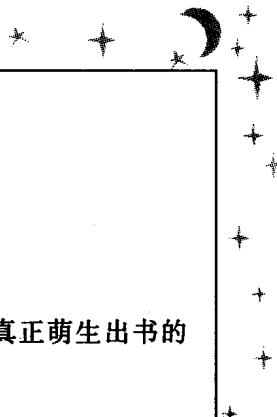
听众的即兴回答。有人说广播电视节目中的谈话一旦形成文字就会失去魅力，现在看来此话不完全正确。金山的这些对答变成了文字，不但有较深的内涵，而且朗朗上口；不仅可以作为处理人生某些问题的指南，也可作为学习普通话的参考材料。我想，这也正是此书出版的意义吧。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改革的时代，必然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借此机会，我愿诚挚地邀请真正有识之士，在济南广播电视台这个大舞台上共创辉煌。

(作者系济南市广播电视台局长、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夜阑卧听风雨声	孙 强(1)
我做节目主持人	(1)
不做恋人,还是朋友	(12)
孤独未必寂寞	(15)
莫拿“新人”比“旧人”	(19)
上下关系是门学问	(21)
该服软时且服软	(24)
寻求心灵的沟通	(26)
婚姻与责任	(30)
放松自己	(33)
走出爱的误区	(36)
做青年人的知心人	(46)
谁怀偏见	(49)
勇于更新自我	(55)
叩响新生活的门扉	(69)
也谈推广普通话	(72)
忘掉过去不容易	(75)
勇敢地说出你的爱	(78)
家庭也莫搞专制	(84)
莫把婚姻当枷锁	(89)
“丘比特之箭”自己射	(93)
宽容是一种风度	(96)

少年偏识愁滋味	(101)
患得患失不是爱	(103)
用真诚化解顾虑	(107)
自律：成熟的标志	(111)
理解孩子，关心孩子	(114)
用真情呼唤真情	(116)
爱就别讲身价	(120)
不该发生的悲剧	(124)
女人因自信而美丽	(133)
相貌不值得挥霍	(141)
万家灯火百姓事	(145)
自强才有立足之地	(153)
傲慢与偏见	(159)
烦恼心事众人说	(164)
没有付出，哪有回报	(188)
警惕别有用心的诱惑	(194)
与“狼”共舞	(198)
付出关爱	(205)
女导演的悲哀	(211)
婚变启示录	(214)
珍重你的那一半	(221)
后记	(224)



我做节目主持人

尽管很早就有许多听众朋友劝我出书，可真正萌生出书的念头，还是去年收到这封来信后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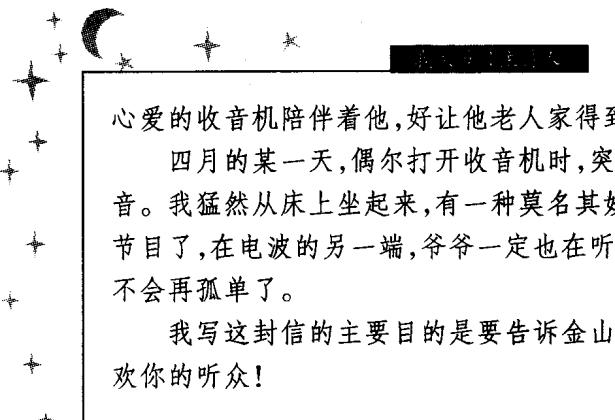
金山叔叔：你好！

我是一名高二女生，是《金山夜话》的忠实听众。初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两位同学到电台找过你，你可能不记得了。交谈中我曾说过，我是在爷爷那儿知道你的《金山夜话》节目的，在那晚节目的开头你还向我爷爷问好，当时爷爷别提多高兴了。那时，《金山夜话》是我和爷爷谈论最多的话题，爷爷每晚都听《金山夜话》。收音机是他心爱的宝贝，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金山叔叔，你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主持节目。那段日子，由于学习忙很少听广播，也很少去爷爷家，偶尔去一次，爷爷总是说：“金山为什么不主持节目了呢？金山可能是工作出色升职了。”

今年三月份，爷爷身患癌症去世了。我非常难过。记得爷爷去世的前两天，我和爷爷还谈起《金山夜话》。爷爷很挂念金山，一直很想知道金山为什么不主持节目了。爷爷去世时，那台小小的收音机一直在他的耳边。后来家人把爷爷心爱的收音机放进了爷爷的骨灰盒里。这也是爷爷的遗愿，他说他坚信有一天会听到金山的声音。

爷爷被安葬在一个很远很偏僻的山村，那里几乎见不到人，只有漫山遍野的梨树和桃树。在那四面环山的地方，听不到一丝声音。爷爷喜欢清静，但在这里也太孤单了，于是我们让他



心爱的收音机陪伴着他，好让他老人家得到一点安慰。

四月的某一天，偶尔打开收音机时，突然听到金山熟悉的声音。我猛然从床上坐起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金山又主持节目了，在电波的另一端，爷爷一定也在听节目，和我们在一起，不会再孤单了。

我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要告诉金山叔叔：有很多关心、喜欢你的听众！

祝

工作顺利！

你的听众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七日中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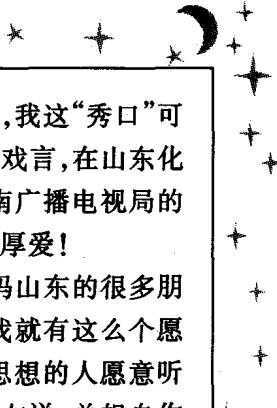
含泪读完这封来信，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淳朴、善良的听众朋友，在病痛、弥留之际竟还惦记着我。其实我深知，这正是我事业的支撑力量。这位故去的朋友，我还记得，您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我现在告诉您，您生前牵挂着的金山又回来了！

说到出书，我不能不提到杨艳。她在山大读书时常听我的节目，并对我的一些话题进行了记录整理。出国前，她把这部分对我而言十分珍贵的资料无偿地送给了我，希望我能出书，以此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青年。朋友们想，我能有负这样一位善良的姑娘的嘱托吗？

还有许许多多的热心朋友，他们的目光也时时刻刻在注视着我……

我已意识到，出这本书已不是我个人的私事，而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和责任。

《金山夜话》是我在大学里就定下的题目。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时，我在院广播站主持过一个《金山话题》节目，哥儿几个凑在一块儿神聊。梁艳、海霞、文清、寒冰，都曾是我很好的搭档。



后来同学和我逗，说现如今“脱口秀”在国外盛行，我这“秀口”可在广播站办个《金山夜话》节目。不想大学的一句戏言，在山东化为现实。能有这样一次尝试机会，我衷心感谢济南广播电视台局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衷心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和厚爱！

如今说来，我的确也离不开《金山夜话》，起码山东的很多朋友是通过这个节目认识我的。我说过，在大学时我就有这么个愿望，想办一个好听、有人听的节目，办一个有些思想的人愿意听的节目。再者，我也总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听众朋友说，总想自作多情地把这些年来的一些感悟告诉听众朋友，因此《金山夜话》也是有感而发吧！

李瑞环同志的一段话对我震动挺大。他讲话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无论是报纸、电视还是广播，首先你得办得有人看有人听，人家连看都不看连听都不听，你的好又体现在哪儿呢？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行业的特殊，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特殊。一个人无论干什么行业，都应有一种平常心，有一种平民意识。大众传媒首先应想到大众。一个人若功利性、使命感太强，好像离开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觉得自己行业特殊点就自我膨胀，把自己当成类似“烤鸭”的大菜，煞有介事地对别人指手画脚，大有要怎么怎么人家之势，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那样，也就失去了大众，失去了传媒存在的意义。

成功须耐得住寂寞，而要耐得住寂寞却不是件容易的事。记得有位作家说过：与高尚思想为伍的人永远不会孤独。一个人的目标定位很重要，而理想目标是以科学为依托的。有了科学的想法，干事情才不会盲目。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有个冻死在半山腰的豹子。豹子的死因成了一个谜，因为越往高处走越寒冷，豹子不会感觉不到，可它为什么往高处走，直至冻死在半山腰呢？原来豹子是靠嗅觉来识别方向的，它的嗅觉发生了问

题，才使它丧失了生命。知道了这个故事，我常常告诫自己：人也应把握好自己的“嗅觉”，在事业上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

要说落后，我觉得没有比观念落后更可怕的了。改革，改的就是陈旧观念。如今很多人在文凭上已是毫不逊色，受高等教育已是进入现代社会的门票。但是，人们的观念意识和道德情操等综合因素的差异仍然是很大的，往往是越没文化的人越想用文化来包装自己，越是外行越怕别人说自己外行。对一个节目的品位，具有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层次的人就有不同的理解。据说有家电台一度认为常有打工仔给节目打电话就意味着这个节目品位低。以他们的想像，整天有教授给节目打电话才叫高品位。结果搞来搞去，教授没引来，打工仔也不屑一顾了。他们傻眼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有思想的人，即使面对打工仔，也会把话题分量上升到“教授”的水准；一个没思想的人，即使教授找上门，他也能把话题分量降低到“打工仔”的水准。

当然，眼前我办的节目决不是什么创新，在国外早已有之，就是一种即兴发挥的被称为“脱口秀”的节目。美国黑人“脱口秀”电视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一九九六年收入是九千多万元，被评为推动美国的二十六双手之一，一九九八年又被评为《时代》十大人物之一。瞧，同类职业在人家手里干出这么大名堂，我们现今的差距恐怕就不仅仅是水平问题了。

要干成一件事，需要有种执著、忘我的精神。从“有我”到“忘我”，是一种境界的超越、升华。正像《编辑部的故事》主题歌唱的那样：“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一个人只有真正地投身事业，才能真正体味到一种非凡人生。另一方面，做一名节目主持人，要想把节目做出水准、品位，首先做人得做出水准、品位。德、识、才、学，德在首位。干干净净的品格本身就充满了人性的

魅力。我欣赏周敦颐《爱莲说》中莲花的品格：出污泥而不染。

节目主持是门科学，需要研究、实践，更需要投入、付出。在国外，搞新闻的必须受过传播学方面的专门训练，不是人人都可以搞新闻的。至于被称为新闻传播“最后一棒”的节目主持人，恐怕就更得出类拔萃、优中选优了吧？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持人这一职业高不可攀。一个人只要肯真正投入地去干一件事情，总会有所收益。一切都要在学中干、干中学，只有不断地积累知识，才能稳操胜券。

我先后学过美术、会计、法律、汉语言文学、新闻学、医学等许多专业，每学习一门，都有不同的收获。如今国外讲终生教育，我深感一个人无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放弃学习是非常可怕的。要将自己的专业真正变为自己的专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对办节目的把握就如同工程师造桥，末了两头对接决不是蒙准的。办这个节目时，我有意对一种理论作了验证。对广播、电视节目“黄金时间”的说法，我一直不以为然。我认为，节目办不好，无论放在什么时间，都不会有好的收听收视率。我要的十点以后这段时间，在我们行业里有种说法，叫“开荒时间”。实践证明，开荒时间也同样可以硕果累累。

此外，真要干成一件事情，除了要有一种执著、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以外，还得有理论做指导。这理论决不是指那种东拼西凑来的“百家饭”，而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理论。要获得这种理论，需要到实践中去摸索。这种理论像周恩来总理指出的，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给我们讲播音的老师几十年摸索出来的绝招，都没写在论文和讲义里。那些人们常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真功夫，决不肯轻易外传的。师傅之所以不轻易传授真经，是因为弟子们不会很好地珍惜轻易得来的东西。节目主持人这一职业的成功诀窍，需要终生探索。要想人前

贵，得背后多受罪。

说到出书，应当说十年前我的热情最高，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惧虎”。二十几岁的我，倒觉得有许多思想观点想说道说道，于是把已发表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二十多万字交给出版社，可最终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突然觉得“重复自我”是件很痛苦的事，需要有很强的承受力。由此，我也对那些不厌其烦贴钱出书的人生出一丝敬畏。他们确实很能“付出”，不过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用在这营生上岂不可惜！倒真不如煮点猪头肉卖，搞好了作料没准儿还真能见钱。再者说了，工厂生产废品被视为犯罪，文化领域“废书”一本本地出，不同样是罪过吗？所以，若非听众朋友鼓励，我很难有勇气出这本书。

年轻时，我很喜欢戴高乐将军的一句格言——“不愿名列前茅，但求盖世无双”，因而做起事来十分较真，也十分争强好胜。记得上小学时，在宣传队，有回老师取消了我的独唱，把我放到了合唱队里。我很不高兴，于是总比别人高出个调门，想以此把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在老师的多次警告下，我才加以收敛。大了才明白拥有集体观念的重要性，才知道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做不成大事的。一个士兵的心里只需装下自己就成了，为帅者的胸中却需装得下千军万马。人的一生要犯许多错误，而且容易“走进同一条河流”，原因就是许多错误往往由个人“秉性”而衍生，而要改变人的秉性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然而，有错误就得改正。一个真正的人，应勇于挑战自我、超越自我。

现如今人们干事讲目的性，可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做事不要有太强的功利性，而应该讲付出。我欣赏电影《过年》里的一句话：“年轻时，这力气不用也攒不下。你只要刮下春风，不愁没有秋雨。”节目开播半年后，一个刮着大风的黑夜，我拔下吊瓶走进

直播间。下班后，身体很不舒服，走到街上直冒虚汗，当时路上没有一个人。我瞧这阵势，“的”是打不到了，可要走回去还真没力气了。那会儿的我，一人坐在路边，备感凄凉。正在这时，就见远处拐过一辆黄面的，一直向我开来。原来，那司机师傅是我的一位热心听众，从家里特意赶来送我的。他猜着今天这天气，到这会儿不会有车了。我当时鼻子一酸，泪在眼眶里转了几个圈，终于还是滚出来了。当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位素昧平生的至今我也不知姓名的听众来解救了我。这事我是第一次讲，我觉得一个人是不会轻易把自己的伤心事说出来的。

有回我没上节目，晚上听众一连打来近二十个电话问候。大观园商场的一名干部，打的将两盆价值二百多元的鲜花送到台上，只是问候一句便离去了。每到春节，我都能收到几百个贺卡，不少连地址姓名也没留。有位眼睛近乎失明的姑娘，给我做了满满一大盒千纸鹤。这一份份深情恐怕用金钱是买不到的。由此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把自己融入听众，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做他们的贴心人，才能真正在事业上有所收获。

我想发财也容易，有个卖保健品的客户跟我联系，只要我肯在报纸上做一个推销他的产品的广告，他愿意奉送十万，可我当场拒绝了。后来客户也明白了，无论给多少钱，我是不会把我不了解的产品推荐给我的听众的。原因很简单，听众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坑朋友。要想让人尊敬，首先得自爱。对人类而言，没有比信任更值得珍惜的了。

节目开播几个月后，一个阴雨天，一位女性给我打热线电话。她情绪有些抑郁，声音压得很低，以至于许多听众打电话说听不清楚。她说我的节目开播不久她就开始收听，听我的节目使她想起十年前她的一位名叫秋石的电大老师，她正是听了他的教诲才发奋图强，辞掉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重新考入省直机关，